



# 我国养鸽历史及其与进化论的关系

谢 成 侠

(江苏农学院畜牧兽医系)

在家禽中，鸽除了供观赏和卵肉用外，还有它能远飞通讯的特殊用途。我国在古代早就利用它。在生物学上谈到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时没有不谈到养鸽。我国在这方面的历史文献极为丰富，现扼要介绍如下：

## 一、中国鸽种来源

家鸽（以下简称鸽）起源于野鸽，而且在家禽中只有鸽还保持它能飞翔的特性。古代各国的鸽似乎开始养在南方的滨海地区，然后移植到北方。我国的鸽种也不例外。就我国历史文献记载，虽已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可查，在闽粤及江南各地可能更早，但尚难确实考证。

鸽成为家禽应晚于鸡，因鸡在中国原始社会里显然已列为六畜之一。另有所谓“六禽”如《周礼·天官》郑司农注：“六禽：雁、鹑、鷓、雉、鳩、鸽。”这是说当时把这些禽类都当作野味的上品，不过这只是指封建社会早期在北方的情况，还不能证明当时已成了家禽。《越绝书》说：“蜀有苍鸽，状如春花。”这表明春秋时代确已有鸽。照这部专述东南地区最古的史书所载，好似说蜀的鸽和吴越所产的有花色的鸽不同。有说在秦朝时北方已有了鸽，例如《畿辅通志》

卷十指出：“鹑鸽井在临城县（今石家庄市南）西北二十里。按碑记云：项羽引兵追汉高祖，高祖避井中，有双鸽集井上，追者不疑，因得免。”不过这也可能是野鸽。最近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相马经》中所知，其中提到马的眼睛“欲如鸽目，鸽目固具五彩”（见《文物》1977年8月号）。按该帛书含有一些楚国语调。由此推测，至少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南方，已有了目色不同的鸽，只是一般史籍都没有这类的记载。

我国古代文献中，还把鸽和鳩二者相联系或则彼此有些混淆，这一点不能说没有生物学的意义。因为现代的动物分类学就把这二者列为同一科（鳩鸽科）。（汉）许慎《说文》里有篆文鸽字，而且解释为“与鳩同类”，这一句话显然是经过观察的总结。鳩也是野鸽的别名，例如在《诗经》里好多处提到它，这可能是指的斑鳩之类。鸽与鳩既是同类，而且还能杂交产生形形色色的鸽，这也早经古人试验成功，将另述于后。在日本至今仍称鸽为鳩，例如传书鳩即通讯鸽，这也可证明鸽和鳩的密切关系。

鸽既起源于野鸽，但野鸽有许多种，是否中国的鸽种只起源于其中的某一种，其他的野生种不可能或没有参与其间，这个问题有说清楚

的必要。大家知道,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和《动物和植物家养下的变异》二书中指出,鸽由岩鸽驯化而来。我国鸟类学家郑作新\*列举中国有十三种鸽,并认为原鸽(*Columba Livia*)俗称野鸽是家鸽的祖先,也栖在岩石峭壁处。这种原鸽就是达尔文说的岩鸽;另有一种岩鸽(*Columba rupestris*),分布在我国北方和西北高原广大地区,也能和家鸽杂交。依此而论,鸽的起源不宜由单元论来说明,纵然以某一种野鸽为主,就我国现在常见的鸽种来看,花色较为简单,大多起源于某一种野鸽好似也有理。其实,几百年前的《鸽经》充分证明了某些国外的理论早已成了旧说。

根据西方对养鸽历史的考证,据说世界上最早出现鸽的史迹是在古埃及的第五王朝时代,而且有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埃及古文物为证,这类古老的历史确很可贵,可惜是多么缺乏连续的发展性,而对我国的养鸽历史又是几无所知。

## 二、中国古代的通讯鸽

照西方的传说,通讯鸽的历史的确很早,而且波斯(今伊朗国)也早已把它作为航海通讯用。至于在我国,也不算迟,只是因为南方如闽、粤各地的历史记载比实际的要晚些。就目前一般所知,当首推公元八世纪初期张九龄在少年时代的养鸽,他在家乡岭南饲养鸽群,并且用来与亲友通信。照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说:“只以书系鸽足上,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,九龄目之为飞奴,时人无不爱悦。”但这决不是张九龄的发明,要不是他登上仕途,成了唐朝的名臣,连这一段历史必然也一无所闻。其实,他的家乡(不是原籍)广东的南海县在隋唐时代已是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,当时在民间必已有通讯鸽,并作为航海通讯用。《唐国史补》就指出:“南海舶,外国船也,每岁至安南、广州……舶发之后,海路必养白鸽为信,舶没,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。”这说明早在唐朝或以前已由中外的航海者将鸽用于远程通讯。所谓南海舶,未必就是古称的“番船”,而是通往海外的中外商船。(唐)

段式成《酉阳杂俎》引用当时大理丞郑复礼的话:“波斯舶上多养鸽,鸽能飞行数千里,辄放一只至家,以为平安信。”波斯很早即与中国通商,中国的航海通讯鸽是否从波斯学来,虽难证明,但至少可以表明这种通讯鸽在中国开始见于南方则是可信的。又如《福建通志》引《三山志》说:“舶人笼(鸽)以泛海,有故系书放之以归。”福建和海外通商可追溯到隋唐以前。由此可见,粤、闽二地是我国有通讯鸽最早的地区。

在我国北方或内陆地区,用鸽传书的历史也较早。(唐)张鸞《朝野僉载》的叙述:唐太宗养一白鹤,“上恒令送书,从京(今西安市)至东都(今洛阳市)与魏王,以取报,日往返数迴。”所谓白鹤应是白鸽之误,可能鹤和鹞二字读音相近,而且鹞是一种猎用猛禽,并不能传书,唐宫就设有鹞坊,和鹰鹞同是猎禽。照《玉篇》的解释,鹞是一种斑鸠,这就更和鸽相似了。鸽的飞翔能力或传书效能古代中国已很惊人,例如唐末的南剑牧陈海,在家里养鸽多达一千多只,在他调任福建的前一个月,由群鸽先行,其旧址无一遗留(详见郑文宝《南唐近事》)。这是从四川到福建的远距离飞行。《宋朝事实类苑》指出:“今人驯家鸽通讯,皆非虚言也。携之外数千里,纵之辄能还。蜀人以事至京师(今开封市)者,以鸽寄书,不旬皆得还,及贾人舶航浮海,亦以鸽通讯。”都邛《三余赘笔》说:明朝正统年间,“尝以事往淮阳,一日大雨,有鸽坠逆旅主人屋上,困甚,主人将取烹之,见其足系书一封,裹油纸,视其封,盖此鸽自京师(今北京)来,才三日耳。”仅由以上的真实事例即可证明,古代中国的通讯鸽早就训练成有远程传书的优良性能。

鸽供军用亦有显例可举,例如庆历年间(公元1041—1049),西夏进犯渭川,宋军至六盘山下,在征途拾得一只大银盒,一经打开,就有悬哨家鸽百余只从盒中飞出,盘旋宋军上空,夏军随即前来包围,大败宋军(见《宋史·夏国传》)。到十二世纪,南宋丞相张浚到西北检阅军队,泾

\* 见郑作新:《中国鸟类分布目录》,1955年科学出版社;又郑作新(主编):《中国经济动物图志(鸟类)》,1963年科学出版社。

原都统曲端来迎接，但旁无他人陪伴，张觉得很诧异，指令点阅某一部队，曲端当即启开鸽笼，纵放一鸽，某部队随即赶到，张颇为愕然，欲检阅全军，乃将笼中五只鸽全部放出，五军不久齐集（见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后集）。以上二例虽不同于一般军用通讯鸽的活动，但唐宋时代既有了通讯鸽，将它应用于战地，决不是难做到，更不是在近几百年才有军用鸽的训练。

### 三、既供观赏又有生产价值

养鸽不仅可供观赏，还能生产美味的卵肉，但在历史上鸽供观赏则是主要的。因鸽性温驯，更有形形色色的美丽外观。所以几乎谁都爱好它。

正因为鸽有它的特点，于是更提高了它存在的价值。多年来在国内外又把它当作进化论研究的典型材料。古代有不少文学家把它作为诗赋的对象，从生物学的观点去推索，也有一些意义。例如白乐天游悟真寺诗道：“感彼云外鸽，群飞何翩翩，来添砚中水，去吸岩底泉。”张说之的《鸽赋》，更是第八世纪初期赞美鸽最古而绚丽的文学作品。由此可见，鸽的羽色和高飞性能早已有多种多样，而且与人很亲近；宋徽宗的名画鹁鸽图更为生动，也可作证。南宋初期，一些爱国的太学生怀着悲愤的情绪用诗来讽刺苟安江南、养鸽为乐的高宗皇帝赵构，如（元）李有《古杭杂记》有一首诗道：“万鸽飞翔绕帝都，朝暮收放费功夫；何如养取云边雁，沙漠能传二圣书。”又（宋）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还记载南宋前朝在临安（今杭州市）民间流行养鸽的见闻如下：“东南之俗，以养鹁鸽为乐，群数十百，望之如锦，（中略）既而寓金铃于尾，飞而扬空，风力振铃，铿如云间之珮，或起从凤山（今杭州市南郊凤凰山）。”看来，东南养鸽为乐决非在南宋才有，而是宋朝南渡迁都后才见闻名。耐得翁《都城记胜》还提到这个南宋都城的市民中，有以“调鹁鸽”为业的一批人，可见当时不仅是养了鸽，而且已讲究训练的方法。这更可证明我国古代南方沿海地区已经养鸽成风。南宋距今已有八百年，这要比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

中视为东方奇迹的印度皇室养鸽达二万只至少早约四百多年。在四十多年前，杭州市尚有这遗俗，每当云淡晴天，群鸽飞绕四方，铃声响澈天空，清朗悦耳，给这城市增添了喜人的风光。一般还在鸽的尾羽处系一特制的竹笛，随风吹如金铃长啸。经过抗日战争，养鸽之风几乎匿迹，但至今尚可在一些大城市见到。

观赏用鸽最终都不免于被烹食。早在梁武帝时代，时在公元第六世纪初，当侯景围攻南京，守军在台城内竟至被迫捕鸽鼠充饥，数日之后，宫中鸽鼠皆尽（见《封氏见闻录》）。隋文帝宴请外国使者，有鸽飞鸣于殿梁上，当即命武将射中取乐，显示威武（见《隋书·崔彭传》）。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介绍广东佛山镇每年举行放鸽会，这是有组织的民间养鸽比赛，和达尔文介绍的英国伦敦养鸽俱乐部有很多相似的方面，而这个放鸽会早在十七世纪以前早已成立了。同时李又介绍广州养鸽的经验，有一种叫“地白”的白鸽，体大而只能行地，不能高飞，养的人家很多，并能治白蚁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有《鸽异》一篇故事，有其历史根据，那是一篇对剥削阶级带讽刺性的文章，讲的是山东邹平县的张家养了许多名贵的鸽种。张某选了一对叫“鞞鞞”（按《鸽经》说：“夜分即鸣，声可达旦”，因此取名）的良种送给县官作礼品，县官当日把它烹食，还说味道很平常，张某为此非常悔恨，而把全部鸽子送人，从此不再养鸽。这个故事显然和下述的《鸽经》十分有关，至少可以证明三百年前已有人在山东培养很多鸽的良种。

### 四、简介一部养鸽古书

在中国养鸽不但有二千多年的历史，而且至迟在好几百年前已有了形状和性能特异的不同鸽种，说它们就是鸽的品种和变种或不同的类型亦无不可。这些成就早已由一部内外养鸽史上罕见的《鸽经》作出总结。查《鸽经》的作者是山东邹平县人张万钟，该书出版的确实年代尚难查明，而是辑入康熙二十六年（公元1697）前出版的《檀几丛书》中，该丛书有很多明朝的著作，但历代的经籍志或艺文志都没有提到养

鸽的著作。根据《聊斋志异》所说，邹平张某“按经而求，务尽其（鸽）种”；而且还说，“齐鲁养鸽家”，要首推张家了。由此可见，这部《鸽经》必有原始的参考文献，而这明末或清初洋洋几万言的专著，至少要比英、法等西方博物学家注意到动物种类的变异，特别是对鸽种的研究早约一百几十年。

这部养鸽著作的内容很有系统性，其中详述鸽的鉴别，扼要谈到饲养卫生和鸽病防治，而对各种形状的鸽种叙述更为精辟。张万钟说：“鸽之种类最繁，总为花色、飞放、翻跳三品。”所谓“三品”是按鸽的外观特征和活动性能不同而区分的。照他下的定义，无非是在幽雅的环境里当作庭园点缀或观赏之用罢了。从生物学的观点细加分析研究，属于三品之中的还有四十多种名目，其中有些可称得上是品种，并由此区分出若干变种，因为它们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特性，所取的名目或富于诗意，或很形象化。

照张万钟的解释：花色是“诸禽之中，惟鸽于五色俱备、参差错杂、成纹不乱，是以有花色之目。大凡色者贵纯，花者贵辨，羽毛既美，嘴眼合宜，便为佳品，翻之刚柔，非所论也。置于园林酒馆，驯顺不惊。”所以这一类主要取其羽色，有明显的花纹和头形眼色。属于这一类的有三十种名目及其标准要求。其中最突出的例如：（1）“尖”，头短小而身长，用一个茶器可以盖住雌雄一对，大小仅次于“丁香”，有皂银眼、玉嘴蓝豆眼、银嘴紫碧眼、蜡嘴银淡金眼四色，雌鸽有纽凤（凤冠状），雄鸽光头；（2）“大尾”，鸽尾羽一般皆是十二条，唯独这一种有二十四条尾羽，而以白色豆眼更佳；（3）“大白”，金眼纽凤，体重一斤半，其大如鸡，鸣声如钟，可飞远方，是最大的鸽种；（4）“射宫”，头部透明，红光直射脑宫，故有此名。眼红如琥珀，白昼视力困难，常在夜间交配，故又名夜合鸽。有蓝、白、紫、黑四色，多生于“狗眼”鸽巢中；（5）“狗眼”，头圆眼大，只宜豆眼、碧眼，眼外突肉如丹，高于头，才算佳品。外肉白色者，用于频拭，变为红色。此外，另有二十五种名目，在此不一一例举。至于“飞放”，主要指的通讯鸽，张万钟说“文鸽飞

不离庭轩，此种六翻刚劲，直入云霄，鹰鹞不能捕击，故可千里传信；不论羽毛嘴脚，眼有光彩，翅有骨力，即为佳品。”飞放有六种名目，其中如：（1）“银灰串月”，翅末有灰色条两根，最能高飞，一日可达数百里，居飞放首位；（2）“信鸽”，不拘羽色，以皂白为佳，双眼突出，光芒四射，雌雄不双飞，雄鸽远出数千里外，终日可至；（3）“夜游”，雌鸽夜间能视，短嘴短脚，翅与尾齐，眼光如电，离巢不落树木楼台，冲霄直上，毫无倚傍，方为合格。夜游原无种，由信鸽配鸠即得。最后一类“翻跳”，以能表演各种飞跃动作为特点。如张氏说：“翻者，飞至空中，如轮转动也。有三种：自左至右平飞转动者，为高翻；自上至下半空转动者，为腰翻；飞不逾丈，过檐墙而转动者，为檐翻。（中略）跳者，飞不逾尺，不堦砌，跳跃旋转。”它们也有许多不同名目，而以翻鸽多光头，跳鸽多毛脚，但交合不容易，须人工调护，才能生育。

鸽的原产地，在《鸽经》也有考据，指出成群的野鸽，到处皆有，各地所出的名种都由野鸽培育而来。例如：丁香出于荆州、襄阳；坤星、银稜产于晋；鞞鞞、鹤秀产于鲁；腋蝶产于蜀黔；翻跳产于大梁；诸尖产于粤西；凤尾齐产于乌撒、乌蒙。（明）彭大翼《山堂肆考·羽集》中，虽提到有银合、海盐、倒插、点子、毛脚、凤髻等二十多名目的鸽种，而在《鸽经》中都有详细的介绍。

## 五、中国养鸽史在生物学上的科学地位

综上所述，单从养鸽的历史就可证明，我国古代人民对鸽的人工选择早有了可观的成就。拿鸽的品种来说，恐怕除了球胸鸽之外，达尔文列举的世界名种，一般早已见于《鸽经》，只是产地和命名的不同，反之，《鸽经》中一些特殊的鸽种，显然尚未见于西书。不论这许多在我国古代有过的鸽种是否称得上品种或变种，若从动物变异乃至进化论的观点来评论，这些都是我国自己的科学历史好资料，可惜长期以来，却被我们遗忘了。



中国鸽的名种——北京环胸鸽  
(左上角附图示喙上一小束卷羽)

根据奈什尔的《鸽书》\*，却说世界上最早的养鸽著作始见于1780年，全世界鸽的品种及其变种多达二百余种，但其中只提到有一种中国鼻鸽\*\* (*Chinese owl*) 或髯嘴鼻鸽 (*Whiskered owl*) 其特征是圆头短喙、喙部有髯羽成束。美国军用鸽队列维中校的《鸽书》\*\*\*，更附有照片图达1,127幅，详述世界各地现有的品种，其中提到原居厦门姓何的养鸽爱好者，介绍在北京

系笛玩用的环胸鸽(见图)，在苏、浙、闽三省供比赛用的眼色奇异的鸽，又有一种叫“东江白”的，能在大陆飞翔达四、五百英里，也供乳鸽食用。列维也提到中国鼻鸽，但又没有根据说它原是中国人从非洲引入的。其实，在《鸽经》里就有四至五种具有与此相似的鸽种，而且并不是最佳的“花色”。

现代中国是否还有不少鸽的品种，外国书上更难得出答案的。近几十年来我国南北各城市仍有不少养鸽的爱好者，而且曾有信鸽协会组织，上海等城市在解放以来养鸽成为一种业余活动，例如1961年6月，从石家庄到上海举行远距离信鸽比赛，计程1025公里，中途遇暴雨，冠军鸽名叫“雨点”(《鸽经》就有“雨点斑”的放飞鸽名目)，需时四天七时五分。此后，又在上海与兰州之间举行，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。在现代战备上，通讯鸽仍很有用，因为它不容易遭受硝烟炮火和电波的干扰。

\* Carl A. Naether (1944): *The Book of the Pigeon*. Third edit, David McKay Co.

\*\* 按达尔文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》(叶笃庄、方宗熙译,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)一书提到的鸚鸽, 就是鼻鸽。

\*\*\* Wendell M. Levi (1957): *The Pigeon*. Levi Publish Co.